

通志卷第一百五十下

驛道
郵傳
郵政
郵局
郵政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三下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卽爲東清河鄃人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邱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

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故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又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竝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頭贖免孝文聞而嘉

之雖處機近未嘗留心文案惟從容議論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卽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同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輶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成之象也

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民疲賦役多有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竝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膀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腳羽差小亦其勢尙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斯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

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歔有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輶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也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饗郊廟延敬

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
池減徹聲飲畫存政道夜以安身博採芻蕘進賢黜佞
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
而茹皓等竝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
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敕以示臣臣
案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
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
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日無擬蕭斧又多生墟
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築工

密糞朽不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雔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此鴟鵟巢于廟殿梟服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昌

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
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
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
外人竊云李今懷姪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
事歎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
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
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誠知無不言乞停李獄
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
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竝賜坐詔

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命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爲傳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拜荅惟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

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時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纓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劒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義理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

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荅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勣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謹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寢親沒使卿大夫聘春

秋紀陳宋齊之女竝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
於士大夫許姬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
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
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
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就洪流傳皆綴集
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
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射眾過千百扶
衛跋涉袍鉗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
也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

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
大政輔神養和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
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
亂猶未大崩損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隱
顯漸加剝撤由是石經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遺國子博
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
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
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
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

少欲補修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
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
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
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
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
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
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
表固辭厯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鷺鳥於宮內詔以示
光光表曰此卽詩所謂有鷺在梁解云禿鷺也貪惡之

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鶴鵠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荊惡鵠賈誼忌鵬鵠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饗餐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滄啄一食之費容過斤溢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奢之家猶未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

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
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願
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
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九
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彊
不息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明帝親臨光疾詔
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
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姪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
此史功不成歾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